

一声妈妈一世牵挂

——一位85岁母亲与她“长不大”的女儿

本报记者 兰沫诺/文图



陈文凡。



陈文凡定时为女儿拿药、喂药。

4月26日,垫江县桂阳街道牡丹湖社区的一处安置房里,晨光刚刚爬上窗台,85岁的陈文凡已经摸索着从沙发上缓缓起身。

弹簧垫凹陷处硌得她膝盖发疼,却不敢动作太大——55岁的女儿钟世珍正蜷在沙发另一头,

口水顺着嘴角滴在磨破的沙发巾上,像个两三岁的孩子般咂着嘴。

“糟了,今天有点晚了!”陈文凡轻轻掖紧女儿的被角,转身去厨房准备早餐。

待锅里的米香混着水汽漫上来,陈文凡便正式开始了满负荷的一天。帮女儿洗漱、梳头、喂饭、喂药、洗衣……这些看似简单的动作,这个耄耋老人已经重复了近半个世纪。

1977年,正上小学的钟世珍突然发病,被确诊为精神障碍患者。突如其来的噩耗,让一家人手足无措。

“她是家里最懂事最听话的孩子,之前经常帮我们干农活、收拾家务。要不是生病,本应该有大好的年华和前程。”陈文凡说。

为了治好女儿的病,陈文凡和丈夫四处求医,跑遍了重庆大大小小的医院和诊所,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。但无奈女儿的病情毫无起色。

本就身体不好的丈夫,在多重压力下也渐渐失去了自理能力,瘫痪在床。养家糊口、照料病人的重担全部落到陈文凡的肩膀上。

“最难的时候,我没日没夜地忙农活、照顾两个病人,还要挤出时间到处打零工补贴家用,一年365天没有一天休息过。”说起那些苦难日子,陈文凡声音哽咽。

亲朋好友和邻居们担心陈文凡的身体也被拖垮,劝说她将女儿送往精神病院,缓解一下家庭负担。

可真把女儿送去精神病院后,陈文凡心里又万般不踏实,担心她吃得不好、睡得不好,三天两头就要去看她。

几度挣扎后,陈文凡还是决定把女儿接回家自己照顾。于是,她将家里仅有的两头猪卖了,还向亲戚借了些钱,才勉强办结了女儿的住院费用。

从乡镇精神病院接回女儿的那天,母女俩没钱坐

车,顶着烈日走了好几个小时。女儿拉着她的衣角,怯生生地说:“妈,我听话,我好好听话,你不要送送我。”

那一天,走在一眼望不到头的乡间小路上,陈文凡大哭了一场。

她不断地责备自己,觉得如果不是身为母亲的不尽心,怎么会让她女儿受如此大的苦。同时,她暗暗地下决心“只要自己活一天,就要尽到一个做妈妈的责任,绝不抛弃、绝不放弃!”

2002年,丈夫离世,女儿的病情越发严重,行为、智力堪比咿呀学语的幼儿。陈文凡给自己立下一条铁规:绝不外出过夜。因为她担心女儿一个人在家会害怕、没人照顾。

女儿发病时,常常衣不蔽体,随地大小便。陈文凡就把自己的生物钟训练得比闹钟还准,每隔两小时就要看看女儿的情况。只要裤子打湿了,她会立刻为女儿换下并清洗晾干,并把家里打扫干净,哪怕是寒冬的深夜也不例外。在她的悉心照料之下,女儿从未长过褥疮,家里干净整洁。

这些年来,女儿从不出门、从不睡床,在那个小小的家里,沙发就是她的“世界”。为了陪伴女儿,陈文凡忍着腰酸背痛的折磨,始终同女儿一起睡在沙发上。

冬天,她会在被冷醒后第一时间给女儿裹紧被子;夏天,她会在汗流浹背时坐起来为女儿缓缓扇风……整整47年,一万七千多个日夜,沙发上的凹陷越来越深,却把母女俩的感情嵌得越来越紧。

半个世纪的劳碌让陈文凡矮小的身躯越发佝偻,手上和脸上都爬满了皱纹,满头头发花白,行动变得迟缓,照顾女儿也明显有些力不从心了。

但她从不马虎。她说:“这一辈子,她是我的女儿,这就是我们之间的缘分和羁绊,分不开的。尽管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,但是只要我还有口气在,她就会好好的。”

就是这样一位母亲,“平凡”的她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变迁,她的一切都围着女儿,心如磐石,半世纪无转移。她对女儿的爱不浮夸,深深地沉淀在一万七千个日日夜夜为女儿擦拭、洗漱、喂饭的动作中。这是坚守,亦是人间最朴素无私的母爱。

一边照顾女儿,一边担起家里大小事务。